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第三十六回 十尾龜掀起宦海潮 三家村釀出人妖案

話說黃子英正在講說黃族被白姓欺侮的事情，不提防一個少年忿忿而入，揮拳攘臂，大有尋人打架的樣子。子英靜齋齊吃一驚，回看不是別個，就是那行俠仗義的梅心泉。梅心泉大喊：「氣死我也，這種糊塗族長，不如拖他出來，一拳打死倒乾淨。」

子英起立道：「此位何人？」

靜齋道：「梅心翁來得突兀，兄弟未及介紹。」

隨向子英道：「這位就是本地俠士梅心泉梅大先生。」

子英忙道：「失敬，失敬，一向少會。」

心泉不及寒暄，就道：「我氣得肚皮都漲破了。你們姓黃的子弟，怎麼這般沒中用，叫是我，早把族長拖進宗祠裡處治了。」

子英道：「如何使得？如何使得？族長是闔族裡最尊貴不過的人，我們見了族長，話都不敢說得重一點子，怎敢肆行無忌？」

梅心泉道：「你們難道一任姓白的橫行不法，就此罷手不成？」

子英道：「沒有法子抵制，也沒奈何。那姓白的是山西人，一來是客籍，二來異姓，倒也罷了，所最氣不過的，就是那個土棍黃旭初。這黃旭初與我們本是同姓不宗的，他的家就在我們莊子的東邊，窮得個要命的，從前也和我們聊過宗，得過我們好多的好處，現在見我們失了勢，他就趁打落水狗，和姓白的走了一路，回來欺侮我們。姓白的沒有發難，他竟第一個主張瓜分我們產業，佔據我們屋舍。」

梅心泉道：「天底下竟有這樣忘恩負義的畜生？可惡可惡。黃兄，你不要愁，我梅心泉既然曉得，必定總要替你去出這口惡氣，給他個利害，教他也曉得姓黃的不是好惹的。」

子英還沒有響，靜齋早把大拇指豎了一豎，開言道：「子兄，你好運氣，碰著這樣一位大俠士來替你出頭。貴族從此有望了。」

子英道：「難得梅兄萍水相逢，就肯拔刀援救，兄弟感激的很。只是黃旭初這土棍，生性異常狡詐，像梅兄這樣直爽，恐怕不是他對手麼？」

梅心泉道：「奸詐怕他怎的？我只用堂堂之陣，正正之旗，對付他是了。」

當下商議定當，梅心泉就跟著子英同赴湖州去了。春泉見子英已去，才問靜齋，你會的客是誰？卻談了這好半天。靜齋就把黃莊受禍的事細細說了一遍，春泉也不勝歎息。說著，只見老司務自外進來，手裡拿著一個包子，一探頭就出去了。春泉喊住，問做什麼？老司務道：「孫先生叫買的兩部書。」

靜齋道：「是什麼書？拿來瞧瞧。」

老司務拿上，開出一看，是兩部新小說，一部叫《女界風流史》，一部叫《奇談叢錄》。靜齋怔道：「這女界風流史，咱們的事，不要被他載上了。」

忙的翻開來瞧，瞧了個完，醒悟道：「原來上海地方，還有本領大過我法術高過我的人，乾出來的事，乾奇百怪，叫我對了他，也有點子慚作，怪不的我的事情竟不載了。」

此時春泉正在看奇談叢錄，靜齋掩過書，就問奇談叢錄載點子什麼事？春泉道：「和聊齋志異差不多體裁，不過都是近幾年的奇事，筆墨也還可以。」

兩人正說著，不防一人掀簾而入，正是周介山。靜齋就問祥甫晚上請客，你曉得麼？介山道：「曉得的。」

隨道：「少耕大得法了，知道麼？」

靜齋道：「那個少耕？」

介山道：「還有那個？就是上回你我替他錢行的秦少耕呢。」

靜齋道：「少耕大得法了？他做的什麼官。」

介山道：「少耕的官真是不小。他進京時候，不過是個留學生，現在已做了朝廷二品大員。」

靜齋春泉齊驚道：「竟做了二品大員麼？真快的了不得，快的了不得。」

介山道：「決麼？不有本領怎麼能夠這麼的快？他這本領，可真利害不過，我真佩服他，現在官場裡頭，那一個比得上他？此人在官界裡，真可算得著出色人才。有了這麼的手段，不怕發的不快。」

春泉道：「少耕世故人情，果是熟透，可惜生就一副奸容，使人望而生畏。我說他很有點子像南宋秦檜。」

介山笑道：「宋朝秦檜，春翁見過的麼？」

春泉道：「不要打岔，奸臣的聲音笑貌，總是差不多的。他姓秦，所以說他是秦檜。」

介山道：「京裡頭報紙上，也說他是小秦檜。」

春泉道：「人心相同，可知並不是我一個人私話了。」

靜齋道：「少耕怎樣得法的？」

介山不慌不忙說了出來，聽得春泉靜齋都詫駭不已。原來秦少耕在外洋留學時光，就和外國人非常要好，和客棧裡一個女堂倌，鬼迷張天師似的迷上了，就花幾個錢，娶這女堂倌做老婆。這女堂倌的老子，是在政黨魁首那裡充花兒匠的。這件事傳轉去，傳入了政黨魁首耳朵裡，黨魁就喊花兒匠進去，問道：「聽說你的女孩子，和中國留學生結婚，可有這件事沒有？」

花兒匠哈腰道：「回老爺的話，小人女兒在旅館裡充女堂倌，近有寓客中國留學生秦某人，和小人女兒兩情相洽，就訂成了婚約。事體果然有這麼一件，只是還沒有結婚，老爺倘然不喜歡時，小人就去吩咐女兒，叫他解散婚約是了。」

黨魁道：「我並沒有叫你解散婚約。這婚約也不必解散，你女孩子成婚後，叫他領著你女婿，到我府裡來見我。」

花兒匠得此命，宛如榮加九錫，興頭得要命的，歡歡喜喜回家，一路唱歌一路走，回到家裡，就向他老伴道：「喜也喜也，你可以賀我了，你可以賀我了。」

他老伴還沒有回答，門簾啟處，花枝招展般走進一個人來，正是女兒小喜子，從旅館裡回來。花兒匠一見，講話都不及，奔上前，把小喜子只一抱，抱了起來，連親了兩個額。小喜子沒有防備，嚇的猛一跳，忙問：「爺爺做什麼？」

花兒匠放下女兒，把大拇指豎了一豎，大言道：「好個女孩子，好個女孩子。」

他老伴向小喜子道：「你爺爺今天不知為了什麼，快活得這個樣子，我嫁了他十八九年，也從沒見過他像今朝般快活。」

花兒匠道：「我今天蒙伯爺傳進去問了幾句話，初見面只道伯爺有甚申飭，嚇得什麼似的，後見伯爺和顏悅色的講話，那是鄉下人吃海參，頭回兒的事，你想榮耀不榮耀？伯爺還說等女孩子成了婚，叫帶領女婿進府去謁見。我們合家子受伯爺這樣的洪恩，拿什麼來報答呢。」

他老伴聽了，也歡喜道：「我們是何等人家，竟蒙伯爺這麼的優待，竟連女婿都傳見起來，鄰舍人家曉得了，也應懼怕我們三分，我們今後有了伯爵，還憚誰來？」

小喜子也不勝之喜，告訴父母道：「好叫父母得知，秦郎因客中寂寞，急欲成婚，已經擇定星期日舉行婚禮，叫我告稟父母一聲。」

花兒匠聽了，快活得什麼相似。有事便長，無話便短，看看日子一天近似一天，花兒匠家一門大小日夜忙碌，早已弄得筋疲力盡，人仰馬翻。到了星期日黑早，花兒匠爬起身，喚醒了老伴兒，打火燒水洗臉，換衣裳，吃早飯，諸事停當，已有八點鐘光景。秦少耕早在寓所安排好了，上下煥然，一色都是新衣。幾個同學同鄉，都到寓裡來道賀。少耕接著，歡天喜地的攀談。一個同學道：「結婚禮在什麼地方行？」

少耕道：「已借定留學生會館。」

那同學道：「馬車可是用雙馬車？」

少耕點頭道：「是的。」

說著，旅館裡人進來報馬車來了，秦先生少耕掏出表來一瞧，連嚷哎喲，幾誤大事，擇定上午十一時舉行結婚大禮的，現在已經入時了，主婚人還沒有去邀過。一個同鄉道：「主婚人，你不是已經請定留學生監督麼？」

少耕道：「請雖請定，邀卻沒有去邀過。」

同鄉道：「既經請定，就叫人去邀一邀也好，何必定要自家去？」

少耕道：「不去呢也不要緊，不過好像大意點子。」

於是親到監督公館邀了一趟，監督應過好癮就來。少耕又到幾個應允贊禮員嬪相的同學寓裡邀了一趟趕到留學生會館，見正門大開，幾個同學都在那裡幫忙，結彩的結彩，掛旗的掛旗，張燈的張燈，忙到個不亦樂乎。少耕跳下車，向眾人道：「費心費心，勞神勞神。」

眾人都說彼此都是朋友，當得效勞的。一時收拾完畢。只見正廳上掛著無數東洋紙燈，並綾綢萬國小旗，大門口紮著柏枝彩棚，一面黃龍大旗，一面外國旗，交叉著飛揚飄蕩，好似替主人鳴著得意似的。收拾完畢，少耕駕著雙馬車，到花兒匠家來迎接新娘。花兒匠夫婦，早把小喜子打扮得花朵兒相似，扶上了馬車，到留學生會館行過結婚禮。從此夫恩婦愛，自不必說，眾同學見了，那一個不羨他的豔福。成婚不到幾天，就由新夫人帶領了，進謁政黨魁首蔡伯爵。蔡伯爵一見秦少耕，居然降尊紆貴，十分的客氣。秦少耕得著這樣殊遇，竟然感激涕零起來。伯爵問了幾句話，隨道：「我們如今是一家人了，沒事常來坐坐，將來保不住還有別的事要煩勞你呢。」

少耕諾諾連聲，跟著老婆退了出來。伯爵又傳花兒匠進去，密密說了一回話，也不知說點子什麼。只見秦少耕自攀了這頭親戚，便漸漸闊起來了，什麼監督處書記，欽使館翻譯許多優差都輪著他了。聽說都是蔡伯爵專函介紹的。後來有位什麼王爺到外國來遊歷，翻譯一職也是少耕充當的。秦少耕柔媚圓滑，深得王爺的歡心，蔡伯爵在王爺前，又竭力揄揚，說他許多好處，王爺答應等他畢業回國，定當與以相當的位子。王爺動身後，蔡伯爵就問他道：「貴國留學吾邦的人總也有幾萬，怎麼這幾萬人裡頭，獨有你這麼的得意？他們為甚都不得意？」

秦少耕道：「人非草木，那有不知？晚輩倘沒有伯爺提拔，怎生至此？自頭至足，那一處不是伯爺的恩典？休說重生父母，再養爺娘，伯爺的大恩，比爺娘父母還要勝過幾倍，我就粉身碎骨也難圖報。」

蔡伯爵道：「我差你乾幾樁事情，你肯不肯？」

秦少耕道：「士為知己者用，女為悅己者容。伯爺這樣的知我，倘有用著我處，赴湯蹈火，亦所不辭。只恐賦性愚魯，不足為伯爺的鷹犬呢。」

蔡伯爵喜道：「你真個肯聽我話，盡心去做，不但可做大官，還可大大發一票財呢。」

少耕聽了，抓耳爬腮，巴不得馬上就去幹才好，不知不覺屈下膝來，向伯爵磕了三個頭，開言道：「謝伯爺的栽培。」

蔡伯爵道：「你肯這樣，也是你自己的好處。現在且退去，以後要用著你時，再來喊你。」

少耕退下，有事便長，無話便短，一轉瞬間，畢業的日子到了，學堂中循例考試，不知怎樣，秦少耕各種學科，都得著很多的分數，所以那張畢業文憑，倒很有點子看頭。回國那一天，蔡伯爵又傳進府去，密密切切講了好一回的話。講點子什麼，外邊人無從知曉，只見少耕出來，滿面得意之色。從他的面色推測上去，曉得所談的話，必定與他大有利益也。秦少耕帶領新夫人，同著同時畢業的幾個留學生，搭趁公司船，乘風破浪向中國而來。不消多日，早進了吳淞口，駛到黃浦灘下碇，一落客棧，就見他張牙舞爪的向茶房道：「快替我僱部馬車來，快替我僱部馬車來。」

茶房見他打著洋話，只道是變種的洋人，遂道：「洋大人，要皮篷車，還是轎式車？還是自拉韁亨生車？」

茶房講的是本國白，因見少耕雖像變種洋人，那眼角鼻端，又一點子洋氣都沒有，遂打著本國白，試他一試。少耕道：「我要銀行裡去拿錢，自然坐轎式車了，沒的倒坐皮篷車亨生車，不是壽星頭套馬桶自討苦吃麼？」

茶房見秦少耕不但會說中國話，連中國的方言隱語都會得說，一定是中國人無疑，當下僱了馬車來。客棧裡帳房先生道：「密斯脫秦，今天禮拜六，下半年銀行公事是不辦的，你禮拜一去罷。」

少耕道：「不相干，我的事是特別公事，那怕禮拜七也要替我辦。」

帳房無語，一時茶房僱了馬車來，少耕坐著，飛一般到銀行來，見雙門緊閉，只有兩個老司務守著門。少耕下車，掣了幾掣電鈴，老司務從後門走出，迎少耕入內，問有何事？少耕道：「大班走了麼？」

老司務道：「大班在住宅裡，今天是禮拜六呢。你若要見他，還是到靜安寺路住宅裡去，行裡總要禮拜一才到呢。」

少耕道：「你替我去請他一請，可以麼？」

老司務道：「這裡有德律風的，果然有要緊事情，就請打一個德律風去是了。」

少耕道：「有電話很好，我就打一個電話去罷。」

於是老司務引少耕進德律風間，先搖了幾搖，報清號數，接好了，講了幾句話，大班回話，就來。等了半個多鐘頭，一部木輪皮篷馬車，飛一般的來，果然就是大班。大班見了少耕，卻不認識，開言道：「君是何人，指名見我，有何要事？」

少耕道：「君是否就是銀行大班火拉斯君？」

大班點頭應是。少耕道：「貴國蔡伯爵，有要信一封，叫鄙人親手交給大班。」

說著，從衣袋裡摸出信來，雙手呈上。大班聽畢，頃刻露出沉重的樣子，接信在手，先把封皮上的字，反反覆復瞧了一會子，然後拆開，從頭細看。看畢，把信插入衣袋裡，楞出兩個眼珠子，沒上沒下，一味的打量，瞧得少耕有點子不好意思起來。只聽大班道：「老兄尊姓是秦，台甫是少耕麼？」

少耕回說是的。大班道：「秦兄在敝國留學已有五年了麼？」

少耕回說是的。大班道：「秦兄幾時認識蔡伯爵的？」

少耕回說約有三年了。說著，摸出匯票來。大班道：「對不起，今天票根還沒有到，總要接到票根，才好發銀。這是敝行定例，不好為秦兄一個人壞掉的，還請秦兄原諒。」

秦少耕聽了，很是沒趣，隨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隨即告辭起行。大班一邊送出來，一邊道：「秦兄原諒，一因款項過巨，二因票根未到。」

少耕道：「大約票根幾時可到？」

大班道：「多不過一兩天罷了。」

少耕辭別回寓，帳房曉得他到銀行會著大班的，來頭一定不小，頃刻闔棧的人都另眼看待。最奇怪的，秦少耕本是個窮光棍，留學回來，卻就闊的了不得，鎮百鎮千，用出來都是銀行支票，並且常常見他坐著馬車到銀行裡去，或是領事衙門去。進去了總是

大半日，也不知在乾點子什麼事？來了京裡，到交民巷，外國欽差衙門裡，他也常常走動，等到廷試完畢，高高的中了出來，上諭下來，欽賜個翰林。

別個新貴，都是寒氣沖天，酸風撲面，任你怎樣，終不脫書生本色。只秦少耕闊地闊天，在天津地方，狂嫖濫賭，好似家裡有著幾百千萬家計似的。其實他的老子，在書舖子裡做掌櫃，不過賺幾十塊錢一個月，少耕卻倒連娶了兩個姨太太，都是窯子裏數一數二的紅姑娘。那模樣兒的齊整，相貌兒的標緻，叫小說家形容起來，真是沉魚落雁，閉月羞花。就在京裡頭租了所很精緻的公館，收拾得天宮寶殿差不多。

看官，你道他果為自己享福麼？原來他和周介山一般的思想，一般的手段，不過一執牛耳於商界，一創霸業於官場，所居的地位不同，所用的心思亦異。周介山只想發財，秦少耕只想做官。周介山發了財再想做官，秦少耕做了官再想發財。少耕這手段，在官場中是不曾有過的。凡是獨行生意，總來得容易點子。不到幾時，居然得著了個四品京堂。少耕常歎道：「愧我留學十年，不及他春宵一刻。」

他有了這一路提拔，自然升遷得比別人總來得快，不到幾年，竟做到二品大員。京裡頭就有幾個閒著的人，把秦少耕事情編成韻語，中間有兩句是「運動高官仗美人，頂紅帽綠太時新。」

少耕見了，恨得什麼似的。那京津各報紙碰著少耕的事，總大書特書道：「今日之秦檜，中國之賣國賊。」

就是那御史老爺們，也很參過他好幾回，無奈聖恩高厚，總是留中不究。少耕也向同鄉人道：「報界諸君，不知與我有何仇恨，乃把我罵的狗血噴頭。我自問非但不忍賣國，並也不能賣國。我居官不過二品，權力比我大的，朝廷上不知有到多少，舖子裡學生意，要把舖子盤給人家，試問有這權柄沒這權柄？」

這便是秦少耕的秘密歷史，只因周介山無意中一句話，在下就順便把他鋪敘了一番，因為秦少耕也是十尾龜中的一頭呢。有位看官駁問在下，九尾龜講的都是嫖界事情，花叢豔史，筆墨何等香豔？文字何等新奇？偏你這陋劣的文字，拙笨的筆墨，東涂西抹，潦草成編，不知自愧還要冒著美名兒誑騙我們，虧你羞也不羞？在下笑道：「這是看官自誤，怪我怎的？我編這十尾龜，並不是步九尾龜的後塵，又何必摹九尾龜的姿態？九尾自九尾，十尾自十尾，各不相謀，各行其是。看官們看到十尾龜，總要拿出十尾龜眼光來看，倘仍舊拿九尾龜眼光來看待，這是看官們自己弄差了，乾編書的甚事？」

閒談掃過，書歸正傳。當下介山把秦少耕事情從頭至尾說了一遍，春泉靜齋齊聲贊歎不止。介山道：「現在世界的事，真是奇怪不過，像崑山地方，不多幾時，發現一樁奇案，那樁案子，竟和聊齋上載的人妖差不多奇怪。」

靜齋不信道：「現在世界，何必學桑衝的法術？就不改女裝，只要修飾得講究一點子，怕弔不著膀子麼？這個人也是笨伯了。」

介山道：「崑山地方，作興與上海不同呢。崑山東門外黃鶯村，本是個小村落，上月中旬，忽見一個女尼，年只二十多歲，盤膝坐在路旁，掩著面，黑脫黑脫暗哭個不了。有個姓蔣的老太婆，見而詢問，尼姑自言海門人，一竟在送子庵裡頭修行，因與同伴不和，被同伴在當家前說了壞話，說我犯了不端事情，當家的信以為真，把我攆出庵門。我現在悵悵一身，沒個棲身所在，想想還是還俗嫁人的好，倘有人肯收留我，將來嫁了人，所得聘金，情願悉數孝敬給他。但是世界上，那裡有這麼的好人，肯收留我呢？」

蔣婆子一時利令智昏，暗想這麼一個人，怕沒人要麼？這聘金至少須一百塊洋錢，不要當面錯過，財神菩薩跑上門，重新趕了出去。想畢，遂道，我看你也很可憐，沒處存身，還是跟了我去罷，我替你作媒，包你給一家好人家。

尼姑道，我是苦命人，好人家倒也不巴望，只要有口苦飯吃就夠了。只是媽媽家還有何人？我跟媽媽去不妨事麼？蔣婆子道，我家裡通只一個兒子，一個媳婦，兩個女孩子。我作了主，他們都不敢說什麼的，你放心是了。尼姑非常歡喜，謝了蔣婆子，爬起身跟著就走。蔣婆子領尼姑到家裡，兩個女兒蔣二蔣三見了，就問這個師傅是那裡來的？蔣婆子道，不要叫他師傅，和我們做一般的人了。隨把路上碰見的事說了一遍，二女大喜。

這尼姑很是勤勁，見了活計搶著就做，裁剪縫紉，樣樣都來，又好又快，端的是飛針走線。蔣婆子合家子快活得什麼相似，當夜就叫他和兩個女孩子同床睡了。兩個女孩子，一個十六歲，一個十七歲，年輕姑娘們都是喜歡熱鬧的，添了一個女朋友，自然如漆投膠，十分歡洽。

這尼姑不但會做細活，就是粗活也沒一件不來，揩台掃地，淘米洗菜，煮粥炊飯，切肉烹魚，沒一件不肯幫蔣老太婆的忙，把蔣老太婆歡喜得只顧念佛。鄰村少年得著這個消息，都想吃天鵝肉，你也來求婚，我也來求婚。蔣老太婆問尼姑，尼姑都不願意。蔣婆子道，奇了，這幾家都是好人家，田也有，屋也有，牛也有，種的都是自田，怎麼你倒不願意？尼姑道，媽媽，我是個苦命人，怎敢害人家呢？但願嫁一個做長工的，夫耕婦織，苦渡一生夠了。

後來蔣老太婆替他做主，給了一個粗笨田傭，他倒十分感激，就認蔣老太婆做了娘，日間幫同做活，夜裡就和兩個妹子合睡，過了一個多月，人家也不疑心。有一天也是合當有事，蔣婆子的兒子蔣大，為了什麼事出外去了，蔣婆子就叫尼姑和媳婦兩個同床。那知睡到半夜裡，尼姑竟欲行起非禮來，婦人大駭，想要喊救，尼姑拔出雪亮飛快一把腰刀，把冰冷的刀背在婦人脖子上一擱，悄喝，嚷便殺卻。唬得婦人不敢聲張，只好任其所為而已。到明朝，偷偷的告訴了蔣婆子。蔣婆喊聲哎喲，忙到村前村後，喊了十多個粗壯男子，一窩蜂擁進來，把尼姑綁了出來，剝去衣服一瞧，呸，那裡是什麼尼姑？竟是個又粗又壯的偉男子。喊蔣二蔣三來一問，才知已被玷污多時了。於是捆送到縣，縣官嚴刑審問，假尼姑當堂供出，同黨共有十八個人，都喬扮女人，分道揚鑠的出去行道，大家閩秀騙到手也頗不少。這節事不是和聊齋上的人妖差不多情節麼？」